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 著 涂怡超 罗怡清 / 译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上帝与黄金

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Go to Gold

ISBN 7-309-0481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上帝与黄金

英 国 、 美 国 与 现 代 世 界 的 形 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著；涂
怡超，罗怡清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SBN 978 - 7 - 5201 - 0185 - 1

I. ①上… II. ①沃… ②涂… ③罗… III. ①世界史
- 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340 号

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著 者 /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译 者 / 涂怡超 罗怡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8 字 数：41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185 - 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660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米德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外交政策事务的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他定期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书评,为《美国利益》杂志编委、新美国基金会董事会创始成员。他经常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时尚先生》撰稿。他的著作有 2002 年获得莱昂内尔·吉尔伯特图书奖(“非小说类作品最重要的奖项”——《经济学人》)的《特殊天使》,以及《权力、恐怖、和平与战争》。现居纽约。

涂治超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任蔡准尔学会研究员。

复旦大学法学博士(2007)、乔治敦大学博士后(2009-2010)、美国国家人文中心研究员(2014-2015),研究方向为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政治、基督教史。

步治媛 / 资深电视人,美国金门大学整合行销传播专业硕士,美国“匡泉奖学金”获得者。

让 我 们 一 起 追 寻

Copyright©2007 by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纪念斯科特·索恩·奥布莱恩
献给拉莉、贝卡、蒂姆和迈克尔

神的行动奥秘难测，到处施行神迹；
他将脚印留于汪洋，把风暴当坐骑。

——威廉·古柏 (William Cowper), 1779 年

目 录

前 言	001
-----------	-----

第一部分 海象与木匠

第 1 章 上帝站在我们一边	023
第 2 章 在沙滩上	053
第 3 章 他们如何憎恨我们	071

第二部分 他们全都恐惧又嫉妒

第 4 章 格林尼治长老们的协议	115
第 5 章 法国吐司	137
第 6 章 世界是他们的牡蛎	151
第 7 章 权力的支柱	167
第 8 章 伊顿的球场	192
第 9 章 金发姑娘和西方	230

第三部分 盎格鲁-撒克逊态度

第 10 章	“黄蜂”和蜜蜂	253
第 11 章	牧师与发电机	265
第 12 章	教义对教义	282
第 13 章	白皇后	293
第 14 章	成为律师	311
第 15 章	陀螺仪与金字塔	330

第四部分 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第 16 章	历史的意义	359
第 17 章	对历史的战争	377
第 18 章	黄金模因	392
第 19 章	辉格巴比伦	418

第五部分 历史的教训

第 20 章	海权的未来	453
第 21 章	与灵共舞	482
第 22 章	文明的外交	508
第 23 章	一切的意义	530
致 谢		545
索 引		551

前言

3

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种植园主之子曾咨询他的圣公会牧区主任牧师是否可能在英格兰国教会之外找到救恩。

牧师的良心受到了煎熬；他无法断言只有圣公会信徒才会进天堂，但他不想鼓励这位出身高贵的年轻教民与不信奉国教的微贱之众和巡游于这片土地的福音布道者往来。

思忖片刻后，他想到了答复这位青年的方法。“先生，”这位圣者道，“你询问之事有可能存在。但没有绅士会对此加以利用。”

在面对关于美国实力的讨论时，众多美国人的感受与这位牧师有几分相似。这个主题让我们感觉不自在，尽管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性。无论是绅士还是淑女都不愿意挑起这一话题。

本书讨论美国实力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我为此深表歉意。大多数美国人可能确实相信他们的国家肩负着独特的世界使命、他们内外政策的成功对世界其他地方具有巨大影响力，但认真探讨这一概念的意义仍会被视为不可宽恕的必胜主义在作祟。

对祖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人对此既思量太多，又考虑不够。他们专注于可称为实力统计的方面，密切关注那些显示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成果或各种高科技和科学企业方面的领先指数。他们为民主理念的全球传播而感到自豪，收集统计

数据，以各个国家对民主文化要素的采纳程度为基础进行衡量和评判。他们为指标而欢呼，比如美国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这表明美国的高歌猛进；并且为一些数据担心，比如国债净额的上升或八年级学生数学测验成绩的下降，这显示了美国前景不利的一面。美国人称颂其军队的英勇，为他们的文化受到全世界追捧而欢庆。

然而，美国人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实力规模，却对实力的意义知之甚少。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美国是持续数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继承者，支持基于自由选择 and 私有财产理念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源自基督新教价值观的宗教宽容、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且国家必须对此进行保护的理念，尽管美国在支持这些原则的过程中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美国既是捍卫国际秩序现状、反对采取暴力手段改变既有秩序的保守大国，又是寻求用市场经济和民主理念更替老旧权力结构的革命强国。美国支持的政治革命涉及一些像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的激进变革，但是政治革命的成效却在经济革命面前相形见绌，美国希望后者能席卷世界。美国力图让世界变得更有活力，加速发展的科技和更灵活更有活力的私募市场力量引领世界更快“前进”，直到我们所不能预见的终点。

对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言，这一雄心非同寻常。然而对美国社会设法引发的革命形式，或是这种伟大革命对人类未来造成的后果，不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概念。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深入地思考过美国实力的源泉、基

础、后果或持久性；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并没有对我们在世界上享有的特殊地位所需承担的首要职责、风险、限制、特权和代价有充足的认识。

我们可以选择不考虑我们的实力及其对我们自己和他者的意义，但我们不能让实力消失，我们不能阻止美国的抉择如波涛般溢出国界并塑造其他人生活的世界和做出的选择。同样地，其他国家的人对我们实力的看法和反应也会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影响本土美国人的安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阻止。

强大与错误

我以两项观察作为分析美国实力的起点。首先，美国的国际体系和实力在许多方面源自英语国家的传统构造，历史可追溯到 17 世纪晚期。自 1688 年光荣革命奠定英国的议会和新教统治起，英美人在历次主要国际冲突中均为胜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美国革命（英国失败了，但美国胜利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战争塑造了现代世界，或是英国，或是美国，或是两国共同赢得了每一场战争。三百年来在与各国的主要战争中赢得的胜利从未间断：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

然而，关于英美实力的第二项观察也同样惊人：随着实力的增长，英美人在思考自身的实力增长和军事胜利之于世界的意义上，越来越频繁地犯下严重的错误。

英国在击退拿破仑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后，于 19 世纪末

锻造了它期许能够持久的自由繁荣和自由贸易体系，英美人作者和意见领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稳定且进步的世界就在前方。

作者们早在18世纪就捕捉到了这一意象。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在他的诗篇《美利坚种植艺术和学问的前景》中预言了基于北美的英语霸权的兴起，该作品出版于1752年：

帝国一路西进
最初的四幕已经结束，
第五场将在这一天落幕：
最后一场是时代最高贵的产物。

- 6 青年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1842年出版的诗集《洛克斯利大厅》抓取了这一愿景。科技和商业的发展与民主自由的融合会带来世界和平。

我全身心冥想未来，
远至人类视域的极限，
看到世界的愿景，
及所有将出现的奇观；

看到苍穹充满着贸易，
穿梭往来的商船，
紫曛晚霞中的飞行员，
同昂贵的货品一起降落……

直到战鼓不再敲响，
战旗在人类的议会、
世界的联邦中
不再飘扬。

多数人的常识
敬畏地主宰着躁动不安的王国，
仁慈的地球啊，
在普世法则的拥揽中
进入安详的梦幻。

在1993年的《华尔街日报》上，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引用这首诗呼吁读者支持克林顿总统对波黑战争的干涉。他争辩道，丁尼生的“光荣梦想”只有在美国准备好运用武力时才能实现，并且提醒读者，温斯顿·丘吉尔把这一段落称为“现代预言的华彩巅峰”，哈里·杜鲁门将诗篇复印件放在钱夹中。^①

2006年，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新书以丁尼生诗篇中的“人类的议会”命名，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精神养分。这部关于联合国历史的著作旨在说明联合国如何发展，以更接近于丁尼生的希望。^②

到1851年，丁尼生的未来愿景看起来似乎已经实现。拿

① Arthur M. Schlesinger, “Bye, Bye, Woodrow”,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7, 1993.

② Paul Kennedy, *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ronto: Harper Collins, 2006), xi.

破仑战争结束后，时光已过去三十六年；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开始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政要和民众群集的水晶宫前为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祷告时说：“噢，主啊，是因为你，国家没有举剑彼此反目成仇，也没有再行战争；是因为你，我们的疆域内有了和平，我们的宫殿内富饶充沛。”和平的王国降临了；英国的实力、进步、丰饶和自由正在开创和平的普世法则。

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描绘了一个愿景，这比丁尼生
7 笔下商船队将带来千年和平的愿景更为详尽。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答案的一部分；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不同国家间公民社会不断增强的关系纽带。自由贸易将促进基于共同利益和日益繁荣的国家间和平。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国际人权和宗教组织的促进，会消除导致战争的误解，同时建立友谊。在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 Baptiste Say）写下《关于市场必然播撒和睦与和平的种子的理论》之后，科布登相信市场原则和自由贸易的传播会创建欧洲自由国家间的和平秩序。

丁尼生年岁渐长之后更为悲观，也许是更为明智；《洛克斯利大厅：六十年后》于他晚年时出版，语气显然不那么积极肯定。正如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1910年出版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所描绘的，当我们“准备好给予战士在诗歌、传奇和罗曼史中应有的位置时”，我们现在开始想知道“是否还不到时间将他或他的部分良善温和地放在诗歌的搁架上”。据安吉尔所言，士兵的传统行动“从它们目前的形态看来在世界上并无存在空间”。和丁尼生一样，安吉尔看到了贸易“穿梭往来”和确立世界和平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意味着战争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破坏性。由于人类是理性的，战争会不断减少，并且可能已经消失了。安吉尔写道，战争“属于我们业已跨越的发展阶段”。军事力量“对社会和经济都没有用处”。

《大幻觉》售出数百万册，可能是已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中最为畅销的图书；1914年8月后，销量下跌，但新版本于1933年和1938年问世。安吉尔受到诸多英国政治领袖支持；为推行其理念而成立加顿基金会，一系列研讨会、讲座和暑期研讨班获得资助，学者和思想家得以宣扬这些充满希望的概念。非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显然并未被打动：他在法国和德国追随者寥寥。然而，安吉尔在美国极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安吉尔迁至美国，据说他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见解，并且坚定地支持国际联盟，在希特勒得掌德国政权那年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一战这场巨大的灾难并未削弱这种乐观情绪；它反而肯定了这个理念。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美国大亨比以往都更为乐观。交战一年 8 后，1915年11月卡内基宣称：“世界更为美好，我们很快可以重建圣洁的和平，并设立世界法庭。”^①一个月后，亨利·福特包租了一艘“和平之舟”，并与一些和平主义者一起扬帆欧洲，“以碾碎军国主义，让男人离开战壕。我们的目标是永久停战”。^②

① David Patterson, “Andrew Carnegie’s Quest for World Pea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114, no. 5 (October 20, 1970), 371–383.

② Douglas Brinkley, *Wheels of the World: Henry Ford, His Company, and a Century of Progr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197.